

都市情感



同名电视连续剧
正在热播

郭晓力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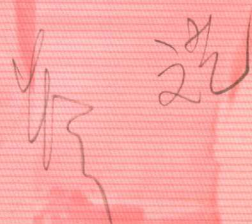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出版社



都市情感

同名电视连续剧
正在热播

44.572
633-3
郭晓力 /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都市情感/郭晓力著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5
ISBN 7-5014-2711-9

I. 都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5272 号

都市情感

郭晓力 著

责任编辑: 张 蓉 晓 潇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工大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

插 页: 4

字 数: 344 千字

印 张: 14.25

版 次: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2711-9/I·1132

印 数: 0001 ~ 5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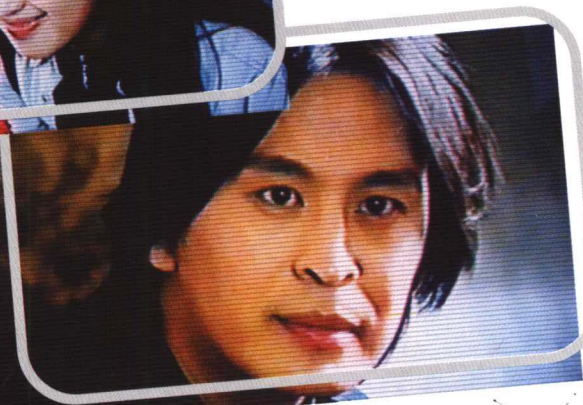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0.00 元





(剧照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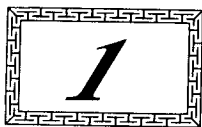
(剧照)





(剧照)





——天晚上，木鱼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木鱼的声音很疲惫，他问我还记得呆米吗？我说呆米我怎么不记得，都是朋友，他应该算个很有才华的画家。木鱼在那头儿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呆米死了，他的尸体是在北戴河海滩上被人发现的。

窗外的秋雨下大了，哗哗啦啦的声音掩盖了木鱼沉闷的叙述。

“你说，都这季节了，呆米他去北戴河游什么泳？”静了一会儿，那头儿的木鱼又说，“白白送了一条命，他被淹死的，我知道，他一下水就抽筋。”

“他穿着游泳裤吗？”我蓦然问。

“当然，是日本货。”木鱼说，“呆米刚刚过上两天好日子，就死了，这是命。”

“那个女人呢？那个叫欧阳梅子的女人？”我想起了欧阳梅子，呆米临死前，他们应该在一起。

2 都市情感

“欧阳梅子去了一趟广州，回来后见到的呆米已经躺在了火葬场的停尸房里，那女人都哭晕了，后悔没有带呆米一起去广州，呆米在北京觉得无聊，才去北戴河散心遭了意外。”木鱼说，他的鼻音很重，隐约还能听见他吸溜鼻涕的声音，他有季节性鼻炎，每年秋天发作。“那个叫欧阳梅子的女人，确实迷人！”木鱼的这句话，听上去显得多了几分精神。

“你应该早点通知我，大家朋友一场，应该见呆米最后一面。”我抱怨说。

“不是考虑到你新婚蜜月吗，怕你沾上火葬场的晦气，不吉利。”木鱼解释。

我新婚的妻子小倩在穿衣镜前试穿一套韩国真丝连衣裙，是白色的，房间里有几分阴郁昏暗，小倩看上去像《聊斋》里的女鬼。



呆米和倪小蒙的初次见面过于巧合，巧合得俗气，呆米觉得难为情向朋友说，说了别人也难以相信，从朋友的笑容里，呆米仿佛听见：真的吗？这么巧，不是从低劣的影视片里学来的吧？

那天天真热，呆米租的那间低矮的小屋里叫人窒息，呆米坐不住，就想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，那是一个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展，对中国画家的画展，呆米是不屑一顾的。呆米乘坐 375 路公共汽车，离开了位于圆明园附近的“艺术村”，不算乘车的高峰期，但也叫人感到喘不过气来。呆米朝靠窗户的地方挪了挪身子，以便能多吸几口新鲜空气，一个画着黑眉毛的女人不耐烦地说：“挤什么挤，少耍流氓！”

女人的声音很尖，招来了许多目光。女人有几分得意。呆米把到舌尖儿的话又给卷进了喉咙里，他很明白，面对这样俗气的女人，最好的方式是保持沉默，否则，就会像衣服粘上了泡泡糖一样叫人恶心。这是呆米几年来，在北京混出的经验。

4 都市情感

在西直门内大街换乘 111 路电车时，故事在呆米的身边发生了。

开始，呆米并没有注意到在车站等车的倪小蒙，倪小蒙属于那类较为明媚有气质的姑娘，这样的姑娘在偌大的北京城时而可见，所以，倪小蒙并没有引起呆米的特别在意。呆米倚在候车凉棚的金属立柱上，望着眼前穿梭的车辆和行人，呆米的目光散淡。呆米习惯于这样注视熟悉而陌生的城市，他时常把自己放逐于城市的河流之中，直到精疲力竭。这成为呆米排除孤独和寂寞的一种手段。

天气真热，空气中弥漫着城市的浊气。呆米抬起头望一眼天，污染的天空被城市的树枝和电线分割得支离破碎。一个女人靠近了呆米，女人的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。女人神色诡秘，眼睛里闪烁着希冀和暧昧的光。

“要录像带吗师傅？”女人把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好玩的。”

呆米沉默地盯着女人，这是个看上去年龄并不大的外地女人，她也许只有 20 来岁。女人在呆米的目光中若无其事地离去，寻找新的对象。呆米的目光停留在了女人的帆布包上，那里面装着色情录像带和 VCD 视盘，呆米遇到过不少这类的兜售者，他们活动在北京许多人群熙攘的角落。

一辆 111 路电车从西直门桥上驰来，站上候车的人开始蠕动，各自占领有利的位置。这时，一位老人昏倒了。老人倒地前，伸手寻找攀扶物，结果抓住了一位姑娘的裙子，姑娘惊叫了一声，惊叫声和电车的刹车声同时响起。

姑娘就是倪小蒙。

人们纷纷挤上车，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地上的老人，他们留下一片疑惑的目光和惊叹声，被电车载走了。

倪小蒙没有上车，她本能地扶着老人，急切地呼喊：“大爷，

你怎么了？”

呆米也没有上车，他本来可上去车的，车停下来时，车门正对着他。呆米听见了倪小蒙的惊叫声，他踏上车门踏板的脚犹豫了，很快便招来身后着急上车乘客的指责：“干嘛呢，上不上呀！”

倪小蒙仰脸看一眼呆米：“劳驾帮个忙，这老人八成是犯心脏病了，得送医院。”

对于倪小蒙的话，呆米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他拦住了一辆面的，把老人抱进车内，并和倪小蒙一起，去了医院。

老人属于一般性休克，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考虑到老人年龄大了，需要住院观察。老人的亲属还没有联系上，办理入院手续的事，自然落在了呆米和倪小蒙的头上。

“老大爷住院的事，我们也得管？”呆米拿着护士递过来的病历，不解地问。

“当然，病人是你们送来的，你们不负责谁负责？”护士朝一个方向指指，“喏，入院手续在住院部办理。”

办理住院手续的窗口外面排了一溜人，轮到呆米时，工作人员接过他递过去的病历，然后眼皮不抬地说：“押金！”

呆米没有听清她说什么，就把嘴巴凑近窗户玻璃上的小孔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呆米发现那位工作人员眼睛是割过双眼皮的，割得不好，像刚睡醒觉。

“双眼皮”翻了翻眼珠子：“什么什么？叫你交押金，没住过院呀！”

“双眼皮”的态度很蛮横，也很优越，有一种掌握了芝麻大点权力的小办事员普遍存在的颐指气使。

呆米尽量把态度放平和，他说：“我们不是病人的家属，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麻烦您先把手续办了，等病人家属来了，押金一

分钱少不了的。”

“双眼皮”一脸冷漠地说：“你不是病人家属，干嘛把他弄医院来，鬼才相信你的话！”

呆米说：“是他晕倒了，我们把他送医院来了。”呆米冲“双眼皮”笑笑，“就算是学雷锋吧。”

“双眼皮”不屑地说：“你少给我犯贫，先交押金后住院是我们医院的规矩，你甭给我玩花儿，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，脚底板上都长着心眼儿，什么花招都要得出来。”她把病历扔了出来，“我忙着呢，少废话！”

呆米生气了，嗓门也高了，呆米原没打算发火的，但他实在忍不住了。他说：“你这是不讲理嘛，看你也是念过书的人，不像没文化，怎么一点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，好人坏人不分，还恶语伤人！”

“双眼皮”淡然一笑：“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，这年头，坏人装得比好人还像好人。”

听见争吵，倪小蒙挤到窗口前，她把记者证亮给“双眼皮”看：“我是记者，他是学雷锋的，我作证。”

“双眼皮”看一眼倪小蒙，目光里充满了女人的嫉妒。“记者有什么了不起，你甭给我摆谱儿，我见多了。”“双眼皮”又翻了翻眼皮，“再说了，谁能证明你这个记者不是冒牌的，现在满世界都是伪劣产品。”

呆米要向“双眼皮”发作，倪小蒙制止了他：“跟这种人，没什么好讲的，这种人根本就不懂人话。”

后来，呆米和倪小蒙在老人儿子对父亲的抱怨声中离开了医院。他们走在医院大门外的树荫下，倪小蒙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“医院这地方，我打小就不爱来，害怕闻那味儿。”倪小蒙说。

呆米说：“不光是你，恐怕没几个人爱来这儿。”他看一眼倪

小蒙，“怎么，还为刚才的事生气呢？”

倪小蒙淡然笑笑：“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，现在，这种人满世界都是，连起码的做人素质都不具备，要是动不动就生气，还不把人气死。”她掏出一张名片给呆米，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呆米看看名片：“记者，不错。”

倪小蒙玩笑地说：“怎么，你也对我的记者身份表示怀疑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记者无时不在我们的身边出现。”呆米点燃一支烟，“有个笑话，听说过吗？”

“说说看。”倪小蒙说。

“在北京城，一块砖头从天上掉下来了，如果砸了三个人的话，其中一个是作家，一个是导演，”呆米望着倪小蒙，“另一个……”

没等呆米说完，倪小蒙抢先说：“另一个当然是记者了，对吧？”他们相视一笑。

“你还没有通报尊姓大名呢，”倪小蒙说，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画家。”

呆米为倪小蒙的目光敏锐惊讶。“就算是画家吧，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感觉，”倪小蒙说，“记者的感觉。”

呆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名片，没有电话，也没有BP机，是当今小姐们不屑一顾的主儿。”

“其实，你很自信，甚至有点自负。”倪小蒙说，“我这么说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“谢谢你的褒奖。”呆米说，“我只能算个流浪画家，也就是人们说的流浪艺术家之类。”

“住在艺术村吗？”

“去过那里？”呆米反问。

“去过，采访。”

“感觉如何，不太好吧？”呆米望着街上的人流：“是不是特颓废？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倪小蒙说，“那里充满了朝气，艺术的朝气，还有，艺术的真诚。”

呆米默默地注视着倪小蒙，她迎着他的目光：“干吗这么看着我？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你是个与众不同的记者。”呆米的神情很认真。

“奉承我？”倪小蒙半真半假地说。

“你这样认为吗？”呆米说，没等倪小蒙回答，他伸出了手：“我叫呆米。”

倪小蒙乐了，她说：“这笔名有意思。”

呆米说：“不是笔名，是我爹娘给我取的小名。”

苏青在街边的煎饼果子摊儿上买了个煎饼果子。本来，苏青是舍不得吃煎饼果子的，一个煎饼果子的钱，可以买一张大饼，苏青来北京一个多月了，没有找到工作，更无法实现他歌星梦想，从家里带的一千多块钱，眼看着就要花光了，他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。是那个卖煎饼果子的外地小姑娘，勾起了苏青的思乡情绪，小姑娘长得太像他的妹妹了。

苏青吃着煎饼果子环视四周，很多招徕生意的手艺人蹲在街边的树荫下，每人面前都铺着一张纸，或立一块小木板，上面写着承做家具、装修房屋、封阳台装防盗门、家教等字样。这是一些城郊的农民和外地的打工仔，他们和苏青一样，到北京城寻梦来了，只是他们和苏青梦想不同而已。

苏青在一位家教青年面前停下来，青年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苏青对他十分羡慕，苏青做梦都想能跨进音乐学院的大门。那青年

却神情静若死水，他说，音乐学院又怎么样，没钱全瞎掰，一样得孙子似的在大街上卖自己。苏青很想和青年聊聊，聊聊有关音乐学院的事，那青年却毫无兴趣，他说他眼下最关心的是怎样挣钱，最好能傍上一个富婆，年龄无所谓，五六十岁也行。

青年冲着他目光中的城市骂了一句：“操，真他妈的没劲！”

苏青从青年那里获得了启示，他也效仿，在面前铺了一张写有“家教音乐”字样的报纸，惶恐不安地等待着他人的挑选。苏青想起电影里见过的头插枯草卖人的情景，苏青有种出卖自己的感觉。

一位中年的妇女在苏青面前停下来，女人手中牵着长毛狮子狗，狮子狗撕扯着苏青面前的报纸，苏青并不制止它，在苏青的眼里，狮子狗和它的女主人一样目空一切，不可一世。

女人审视着苏青：“会弹钢琴吗？”

苏青点点头：“会，只是弹得不好。”

女人微微皱下眉头：“那你还教什么音乐！”

苏青说：“我的专业是唱歌，小提琴也凑合。”

女人说：“你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？”

苏青几分自卑地说：“我没上过音乐学院，我只在我们地区师范的音乐班进修过两年。”

女人鄙夷地也斜着苏青：“那你现在是在中央歌舞团呢，还是在东方歌舞团？”

苏青无地自容地低下了头：“现在，我还没有找到工作……”

女人厉声说：“瞧瞧，这社会成什么了，连耗子都敢窜出来充大象，你这不成心误人子弟吗！”

女人怒气冲冲地牵着狮子狗离去，狮子狗撕烂了苏青面前的报纸，并在上面撒了一泡尿。苏青觉得心里堵得很，他恨自己刚才在女人面前太卑微，其实，苏青是个很要自尊很有个性的人，可

到了北京，他一天比一天自卑，北京真是太大了，任何人到了这里，都会产生渺小的感觉。

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凑过来，拍拍苏青的肩膀说：“老哥，你也忒老实了，人家问你哪学院毕业的，你就说中央音乐学院，问你哪团的，就告她是中央歌舞团的。你这样混世界，”他摇摇头，“一个字，难！”

苏青说：“照你那样说，我不成骗子了吗！”

“哎哟喂！”青年夸张地说，“我说老哥，你不像外星人呀，怎么还纯得犯傻，现在的人，就爱叫人骗，真话他们不爱听，连他们自己都骗自己，现在的人，喊！”青年又摇摇头，“大脑神经整个儿一短路，没治了。”

苏青告别青年，他无法接受青年的指教。苏青神情恍惚，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不可琢磨了。苏青经过一家饭馆，见门口竖着招聘厨师和服务员的广告牌，就进去了。服务小姐热情地迎上来，用半生不熟的北京话问苏青：“先生吃饭吗？几位？请这边坐。”

苏青陪着笑脸说：“我不吃饭，我想应聘，你们不是在招人吗？”

小姐的热情立刻冷淡了下来，她随手朝一个男人指指：“你找老板谈吧。”

小姐招呼别人去了，脸上重新换上了虚假腻人的微笑和热情。

老板懒散地坐在椅子上，嘴里叼着烟，一副富而不贵的暴发户模样。他斜眼瞥着苏青，拿腔拿调地说：“你有厨师证吗？”

苏青摇摇头。

老板又说：“会做粤菜川菜吗？”没等苏青回答，他补充说，“粤菜就是广东菜。”

苏青又摇摇头。

老板不耐烦了：“那你来瞎凑什么？”

苏青说：“我可以当服务员，我可以洗碗。”